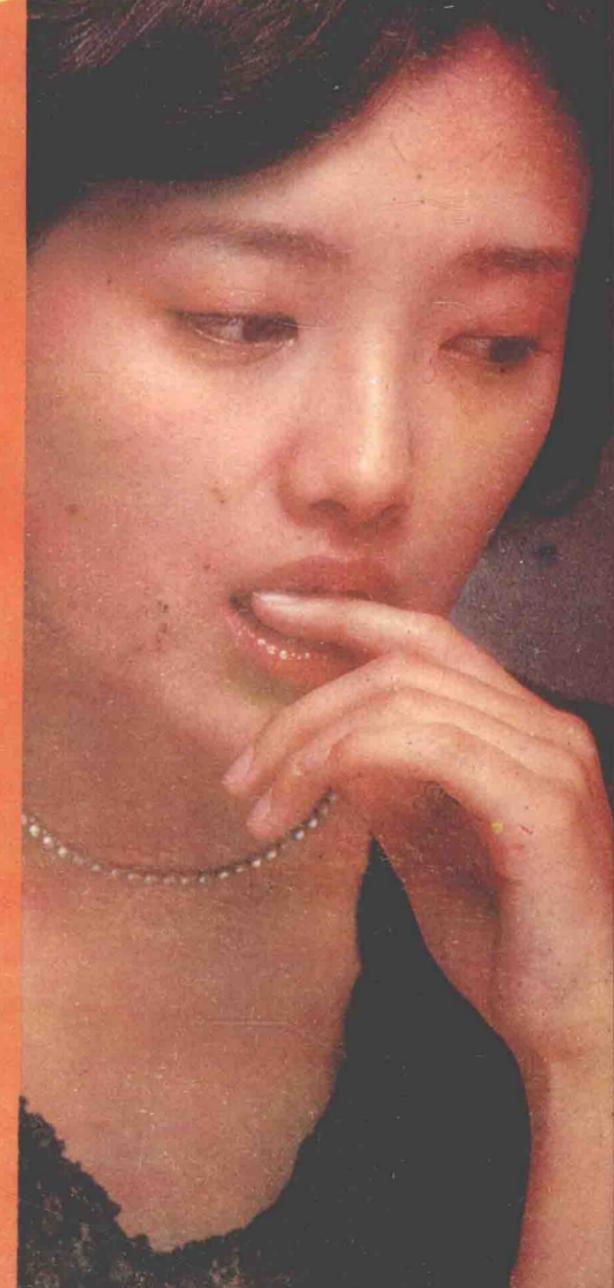


易子YIZI

易子

易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

故事

血疑

易子 编写

书名：血疑
作者：易子 编写
责任编辑：颜家文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发行者：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湖南省新华印刷一、三厂印刷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50,000 印张：11.25 印数：1—9,300
书号：10456·18 定价：1.65元
新书目：85—23



大島幸子

《血疑》

主要人物



相良光夫



大島茂



大島理恵



大島敏江



相良英治



多加子

《血疑》剧照选



幸子和大岛茂、理惠在巴黎



大岛茂亲自给幸子做手术



相良和理惠一起给幸子输血



幸子穿上姑姑给她买的结婚礼服



多加子终于改变了对幸子的态度



幸子在光夫怀中安详地逝去

目 录

（181）	“好金片”	○二
（181）	着魔的古董	一三
（181）	毒药连环	二二
（181）	阴森雷电	三二
（181）	埋尸假象	四二
一、幸福家庭	（1）	
二、意外的爆炸	（8）	
三、病情初露	（16）	
四、两个母亲	（26）	
五、给小狗命名	（33）	
六、战流氓	（39）	
七、敏江愁肠	（46）	
八、偷表事件	（50）	
九、相良的报复	（60）	
一〇、血的疑惑	（68）	
一一、来龙去脉	（73）	
一二、不祥的报告	（77）	
一三、光夫赴宴	（82）	
一四、幸子演戏	（87）	
一五、多加子乱点鸳鸯	（93）	
一六、血型的暴露	（102）	
一七、出走北海道	（108）	
一八、服毒自杀	（114）	
一九、飞往巴黎	（121）	

二〇、	“洛杉矶会议”	(126)
二一、	在世界名城徜徉	(132)
二二、	理惠惊魂	(137)
二三、	旧情难再	(143)
二四、	结婚礼服	(148)
二五、	飞回东京的时候	(152)
二六、	吉卜赛草药	(156)
二七、	解铃还需系铃人	(160)
二八、	圣诞晚会的争议	(165)
二九、	母爱之声	(172)
三〇、	最后的元旦	(176)
三一、	雪地情侣	(180)
三二、	家庭教师	(185)
三三、	生命的影子	(188)
三四、	危机	(192)
三五、	最严峻的一关	(198)
三六、	生命在搏斗	(202)
三七、	换血	(207)
三八、	高考前夕	(214)
三九、	留学通知书	(217)
四〇、	侦探盯梢	(226)
四一、	十八岁生日	(233)
四二、	憧憬未来	(239)
四三、	寻根究底	(247)
四四、	跟踪查证	(251)
四五、	宾馆之夜	(257)

四六、第二次失明.....	(267)
四七、危险的治疗.....	(272)
四八、快乐的偶人节.....	(279)
四九、父与子.....	(283)
五〇、“希望号”启航.....	(289)
五一、多加子揭秘.....	(293)
五二、庆祝宴会之前.....	(297)
五三、幸子出走.....	(305)
五四、死亡的诱惑.....	(307)
五五、亲缘血.....	(312)
五六、赔罪.....	(318)
五七、亚当和夏娃.....	(322)
五八、团圆饭.....	(328)
五九、告别.....	(334)
六〇、她永远活着.....	(345)
附：感谢你（主题歌）.....	(354)
 后记.....	(355)

一、幸福家庭

故事发生在日本东京。

清晨，在东都大学医学院原子核医学系副教授大岛茂住宅的附近，路上寂静无人，一位美丽的年青姑娘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兜风。嘴里还在喃喃地背诵着什么。她就是大岛茂副教授的女儿、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大岛幸子。为了应付考试，她复习了一晚功课，现在正骑着自行车出来轻松轻松。

回家刚到门口，幸子拿起才送到的牛奶仰脖就饮，幸子的妈妈大岛敏江走了出来，看到幸子，急忙说：“你这是干什么？……怎么样？清醒了没有啊？”幸子把头一侧，抹着嘴说：“早清醒过来了，妈妈，你也去兜几圈吧？”

大岛敏江温柔地对幸子说：“我才不困呢，我以前是开夜车的能手，这方面比你强多了。”

“算了，那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事了。”

“幸子，请列举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及其代表作。”

幸子笑着说：“好，考我了，说吧！”

“但丁——”

“《神曲》。”

“卜伽丘——”

“《十日谈》。”

“达·芬奇——”

“《蒙娜丽莎》。”

吃早餐时，幸子还在背诵欧洲历史，敏江忍不住又要考她：“请说出下列国际会议和条约的年代。攸特累克特条约——”

“一七一三年。”

“拉斯塔特条约——”

“一七一四年。”

“维也纳会议——”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五年。”

敏江高兴地摸着幸子的头说：“好极了，及格！”

大岛茂，贤慧温柔的妻子敏江，天真、美丽、善良的女儿幸子，一个美满的家庭。看不出世界上会有什么事情能破坏这一家人的幸福。

大岛茂有个习惯，每天早晨上班，总要和上学的幸子同走一段路。虽然这段路不长，但他却感到有无穷的乐趣。这时，他和女儿正走在这段路上，大岛茂关心地对幸子说：“今天早点回家，早点睡觉！你真胡来，通宵开夜车。考试固然重要，但健康更加重要！”

幸子说：“我最怕考欧洲历史了，所以才加班。”

“你妈也真是，还陪你开夜车呢！”

“我妈是个天才，对欧洲历史熟极了。”

“啊，是呀，她一向喜欢这门课，高中毕业后还想上大学专攻欧洲历史呢。她没跟你说起吗？”大岛茂问。

“当然说过，要不是到九州我爷爷医院里帮忙，我妈妈早成了大学教师了！”

大岛茂不以为然地说：“你别听她吹，这点水平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在历史方面刚懂得一点皮毛罢了！”

幸子见爸爸这样说，便马上考起他来：“啊，那请问爸爸，英国的大宪章是哪一年制定的？”

大岛茂被幸子问住了，真不知怎样回答，他想了一下，说：“大宪章？你说的是英国大宪章运动？嗯……”

幸子高兴了：“对啦！是哪一年？”

大岛茂确实想不起来：“是在，那是在……”

幸子紧追不放：“快说，快说呀！”

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这下可救了大岛茂，他说：“别急嘛，等等……哟，对了，汽车来了！”

幸子抓住大岛茂的手说：“要赖！爸爸说不出来，还算是大学教授呢！告诉你吧，英国大宪章，是一二一五年制定的，是英国女皇……”

大岛茂不等幸子说完，就打断她的话说：“行啦！快上车吧，要迟到了！”说着就把幸子送上了车。幸子在车里向他扬扬手：“再见，爸爸再见！”

大岛茂看着汽车远去，心里感到无限舒畅和满足。

在医学院钴60治疗室里，大岛茂正在专心地给学生们上课，讲解着放射线对人体的危害：“放射损伤，主要是指对细胞结构造成的损伤。电离辐射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抑制细胞核分裂；二是大剂量辐射，会导致细胞核停止分裂，直至细胞死亡。就人体组织来说，越是分裂旺盛的细胞，对辐射越敏感，越容易受到损伤。例如造血细胞，消化细胞，表皮等。一般癌肿组织的细胞分离旺盛，对放射线的敏感性比正常组织要高得多，正因为不同组织有不同的敏感性，我们

才能对恶性肿瘤采用放射治疗……”

大岛茂的精彩讲解，吸引了在场的所有学生。医学院助教土屋佳子也被吸引住了，站在门口听他讲课。下课时，佳子叫住大岛茂：“老师，您讲课真能引人入胜，非听完不可。”

大岛茂笑了笑：“我呀，一头钻进原子核医学，一钻就是二十年，成了个书呆子，对人情事故天下大事都快一窍不通了。对了，我问你，你知道大宪章吗？”

“啊？大宪章？您说的是小型张吧？”佳子不解地问。

大岛茂乐了：“小型张？哈哈……你真是个集邮迷！想到哪去了？！”这时，在他们前面有两个工人正向挂着“危险勿近”的牌子的通道走去，大岛茂急忙喊住他们：“哎，等一等！”

佳子立即跑上前去，拦住他们问道：“站住！你们去哪儿？谁允许你们跑到这里来？”

其中一个工人解释道：“我们是锅炉房的，锅炉有点毛病，我们来检查管道。”

佳子指着那块红牌子说：“没看见这块牌子吗？！快从那边的楼梯下去！”

工人点点头说：“对不起！”说完朝佳子指的方向走了。

佳子等两个工人走后，似乎想起了什么，说：“老师，我要到下面去看看，锅炉房就在放射治疗室的下面。”

“好，你去吧！”大岛茂说的。

佳子刚转身，又回头对大岛茂说：“噢，差点忘了，老师，相良教授请您去一下。”

相良英治是原子核医学系的教授，这时，他正在办公室里看画报。大岛茂进来了，相良问他：“听说要替换钴60了，

对吗？”

“是的，到了该换的时候了，”大岛茂肯定地说。

“是在这个星期天吧？”

“是的！这是危险物品，我们要预防万一，所以定在周围人少的日子。”大岛茂解释道。

“不过，定在星期天，工会方面不会有意见吗？”

“不会的，我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哼！哪里啊！中央同位素仓库刚才还来电话，要求把替换工作改在明天星期六进行。”

“不！那可不行呵！”大岛茂连忙反对。

相良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他们人手不够，工作紧张，要求星期天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照顾的嘛……”

大岛茂急忙解释说：“不是我不接受意见，那样做要打乱整个计划安排的……”

相良不耐烦地挥挥手，不再听大岛茂的解释，他翻动手里的画报，对大岛茂问道：“这篇报道你看过了吗？……是关于理惠小姐的……”

画报醒目的标题是《巴黎比埃尔·卡尔丹剧场著名舞台监督大岛理惠不日回国》。

大岛茂一回到家里，敏江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哎，巴黎的理惠来信了！”大岛茂赶快进去，接过信读了起来。

“很久没给你们写信了，这次因有急事我要回日本，逗留一星期左右，我乘日航四四〇班机，十月四日十一时二十分到达羽田机场。匆匆，谨祝安好！”

大岛茂读完信，不满地扬着手中的信，对敏江说：“这算什么信？出国十七年第一次回来，给哥哥就写这么几个字？

这又不是电报，起码也应向个全家好嘛！”

敏江说：“她喜欢干脆，明天见面时再说也不迟。对了，明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你不用上课，太巧了，咱们都可以去接她……”

大岛茂想了想，慢慢地说：“明天，我不想接她。她这次回来只是为工作，再说——”

敏江追问道：“为什么不去？是为了幸子吗？”

“不，我绝对不让她见到幸子！”

“可是，她信里没提过幸子呀，这点她心中最有数的，前一段时间幸子写信给她，她连信也不回。在幸子心里，理惠不过是个出色的姑奶奶，每年只寄一个圣诞卡给幸子罢了。”

“这我知道，十七年来她也煞费苦心，和我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过……总之不能把这些告诉幸子。”

“这我知道。”

过了一会，大岛茂又说：“要是万一幸子知道理惠是她的亲生母亲的话……”

“我就是母亲！……从她生下的那天起，她的母亲就是我！”敏江激动地说。

大岛茂想不到自己的话使敏江这样激动。的确，这十七年来，敏江一直把幸子当作亲生女儿、掌上明珠，为了幸子，吃尽了苦头。

就在他们谈着的时候，幸子兴高采烈地跑进屋来，喊道：“妈妈，有件大喜事！”敏江问：“什么事这么高兴？你考试考得怎样了？”幸子说：“全考对了，你教我的欧洲历史，全对了，您真是个天才！”敏江说：“你吹捧我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大喜事？”幸子举着一张明信片神秘地说：“瞧！”

姑姑的圣诞卡，她要回日本了！……姑姑真了不起，在巴黎奋斗了十七年，真棒！现在日本的杂志都报道她了……明天正好星期六，我们都去接姑姑，好吗？”幸子高兴地说。

“没那个必要！”大岛茂马上反对，“她不是来玩的，用不着家里人接她！”

幸子把眼光移到妈妈脸上，敏江支吾地说：“我也不知道去不去。不过我想……我想爸爸会代表我们去的，是吗？”敏江走近大岛茂。幸子马上说：“那就把我也带去，姑姑第一次回日本，我……”

“不用你多管闲事，有空就复习你的功课去吧！”没等幸子说完，大岛茂便大声嚷起来。

幸子瞪大了眼睛望着爸爸，心里问：爸爸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要发火？……但她有一股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见到姑姑。她决心不管爸爸怎样反对，明天也要到医学院找到他，硬拉他到机场去……

幸子在心中暗想……“今天回学校，得跟老教授辞别……”想到这里，幸子又想起本日的课，刚上完，不过才十点半。幸子高高兴兴地冲进实验室，心里想：快点，越早来越不麻烦。这可是大岛老师“最喜欢的事”。

二、意外的爆炸

星期六上午，在医学院副教授的办公室里，村田助教慌慌张张地来找大岛茂。佳子问：“什么事这么紧张？老师去机场了。”村田说：“唉，坏了！今天要换钴60了！”

村田和佳子马上跑到换钴60的现场，拦住一个工人问道：“不是明天才换吗？怎么改在今天换？！”工人说：“这是相良教授要今天换的。”村田和佳子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候，幸子来到医学院找爸爸，她在办公室里找不到爸爸，便问一个学生，那个学生说：“大岛老师可能在地下的实验室里，你去看看吧。”幸子谢过他后，便向地下实验室——放射管制区走去。

幸子走到管制区的走廊里，这里正在换强放射性元素钴60，一辆载着放射源的小车停在走廊中央，工人们在紧张地奔走，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断有人在叫喊：“喂，锅炉有问题，压力太高，快放气……”“快发危险信号，不要让人进入管制区……”而幸子还没意识到这里的危险情况，还在一心一意找爸爸。

忽然“轰”的一声巨响，随即整条走廊冲进了烟幕和蒸气，有人手提着灭火器从幸子身边跑过，只听有人在说：“锅炉爆炸了，不得了，快跑，快离开危险区……”

幸子被烟呛得眼泪直流，她明白了此刻的危险处境，沿着走廊拼命地跑，想跑出危险区。但她在烟雾中无法找到出路。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载放射源的小车自动滑动，一直冲到幸子站立的地方，碰墙翻倒，从车中滚出一个水杯大小的强放射源。幸子被烟呛得昏倒在地上，

赶来抢救的人很多，其中有相良教授的儿子、大岛茂的得意门生相良光夫，当光夫冲进走廊，发现昏倒在地上的幸子时，便马上把她背了出来。他们到了草地上，等幸子醒后，光夫问她：“喂，受伤了没有？”幸子摇摇头说：“没有。啊，我的皮包呢？我还要到机场去呢。”他们就在这个场子里认识了。

在医学院出事的同时，大岛茂正在机场等候理惠。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了令大岛茂感到意外的声音：“东都大学的大岛茂先生请即回学校……”

学校里，佳子他们正在处理现场。大岛茂回来了，冲着佳子问：“换钴60不是定在星期天吗？谁叫改期的？”佳子说：“听说是相良教授，也没通知我们，就已经换了。”大岛茂转身就向相良办公室走去。

在办公室里，相良听了大岛茂说盛钴60的容器破了，管制区受到了放射性污染，便跳起来说：“怎么出这种事！”大岛茂说：“我们正进行回收和清理。当运钴60的车经过那里时，锅炉刚好出事。我原打算星期天换的，那时附近人少，危险就小些……”相良说：“问题不在这里，上班时，你到底跑到哪去了？你是负责人，关键时刻却不在工作岗位上！我看你是去机场了吧？”大岛茂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临时改变了计划。”相良在办公室里踱着步，问道：“没有